

文戈等著

馬漢編

新馬十二位女寫作人執筆

她們的小說



她們的小說

馬漢編

新馬十二位女寫作人執筆

于青 文戈 艾斯 陳蝶

浪淘沙 流云飄 紫曦

愛薇 綠影 黎渭鑾

凝秀 藍玉

合著小說集

新・馬

皇冠出版企業公司

出版・發行



* A 1 0 7 6 4 6 1 *

目 錄

馬 漢 于 青 文 戈 艾 斯 陳 蝶 浪 淘 沙 流 雲 飄 紫 曦 愛 薇 綠 影 黎 渭 鑾 凝 秀 藍 玉

序	坎珂一婦人	紅綫另一端	野女人	爲誰風露立中宵	湖戀	眞情・友愛	親情萬縷牽我心	天，總要亮的	另一起點	父與女	午夜琴聲	春蠶
												
	5	19	57	75	93	117	131	155	175	201	221	241

序

馬漢

有人說：最近幾年間，馬星的寫作界有一個共同的現象，那就是：女性的寫作人大有越來越多的趨勢。事實上，這種現象，也不僅存在於馬星寫作界而已，據我所知，台灣和香港的文壇上，也正是如此。

女性寫作人的增加，正好說明了兩個事實；首先，可看出隨着女性地位的提高，女性們也和男性一樣的能夠接受高等教育，在知識份子中，女性已經為數不少，這是個良好的現象；第二則是說明了女性比男性更適宜於從事文藝創作；特別是在馬星，寫作只能當作副業，甚至是純粹為興趣的工作，男人們如果在工商界服務的話，處在這種既緊張又忙碌的生活環境之中，要靜下來從事這種勞神傷腦的文藝工作，恐怕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至於一些當上家庭主婦的知識份子，或者在從事教育工作的女教師們，在工作之餘，要做些「讀讀寫寫」的工作，可能就會有比男性們更有利的條件了。

一年之前，出版界宿將筆農兄建議由我主編一本馬星女作者小說集，我立刻欣然地答應了。原因是在這之前，我曾有過同樣的計劃，而且還曾經做過一些集稿的工作；無奈我只是窮文人一個，在「編編寫寫」的工作上還可以勝任，要我拿出一筆資金來充當出版費，可就做不來了。因此，在前幾年，有朋友要支持我搞出版工作，我便有編輯一本女作者選集的計劃，後來那位朋友只是「口惠而實不至」，說說算了，因此計劃便成了泡影，除了徒然自感內疚與遺憾之外，別無他途！

筆農兄到底是位有魄力，有眼光，且經驗豐富的出版人，說做就做，因此這本「她們的小說」便這樣地誕生了！

出版「女作者作品合輯」，從過去到現在，都是屢見不鮮的事。腦子裡依稀記得，三十年代上海的良友圖書公司便曾經出版過由趙清閣女士主編的屬於中國女作家小說集的「無題集

「，收入當時文壇一時精英的丁玲、蘇雪林、冰心、盧隱、謝冰瑩等人的作品，真是一本質量並重的選集；台灣在這二十餘年間，也出版過好幾本「女作家選集」之類的書，其中要算林海音主編，由純文學出版社印行的「她們的世界」最有份量。去年杪，新加坡教育出版社也出版了田流兄主編的「婦女作品專輯」，收入新加坡女作者的作品，無論從內容或陣容來看，也是屬於一時之選。

我們這本「她們的小說」只是一本女寫作人的小說合集，絕對不敢說是女性寫作人代表性的選集，這一點，是我必須聲明在先的。

我負責編輯這本集子，自然希望能夠獲得更多女作者們的稿源支持，可是我平素交遊不廣，馬星的女寫作人又是何其之多，自然不可能全部結識，而且這還是屬於嘗試性的工作，因此只能從平素有來往或通訊的文友群中去征稿，自然掛一漏萬，在所難免。不過，希望這本「她們的小說」有一種拋磚引玉的功效，說不定日後能再編輯一本較為全面性的選集。筆農兄告訴筆者說：如果這本「她們的小說」能夠有些銷路而不致於血本無歸的話，他打算出版一套「女作者選集」，暫定十本一套，為每位作者出版一本個人單行本。若是這個願望能夠實現的話，還要請更多的女文友在稿源上給予支持哩！

很幸運的一點是：本書獲得十二位女文友的稿源支持，而且我要說：這十二位女作者，都是目下寫作界的佼佼者，收入本書中的十二篇小說，也都是主題與內容兼備，而且具有水準的佳作！爲了避免「賣花讚花香」之嫌，我只能這樣提到爲止，恕我不再多讚，免得流於吹捧之弊。

在本書的十二位女作者中，有資深的寫作人，如紫曦、愛薇、藍玉、凝秀、于青、黎渭鑾幾位，也有較爲年輕的如文戈、艾斯、綠影、浪淘沙、陳蝶、流云飄幾位，可是各人都有各人的風格和長處，一語以蔽之，那便是各有千秋。從取材來看，大家的題材都相當廣泛，其中有以青年男女感情上的問題作爲題材的，如文戈的「紅線另一端」、陳蝶的「爲誰風露立中宵」、綠影的「另一起點」、流云飄的「真情·友愛」、浪淘沙的「湖戀」與凝秀的「午夜琴聲」；以上各篇雖然都以青年男女的感情作爲題材，可是各篇的內容與主題均有不同，而且並不流於俗套；至於愛薇的「天，總要亮的」、艾斯的「野女人」、黎渭鑾的「父與女」、于青的「坎

珂一婦人」，藍玉的「春蠶」與紫曦的「親情萬縷牽我心」，有者寫兩代的鴻溝，有的表揚至尊至高的母愛，有的刻劃出婦女的不幸遭遇，都是具有現實意味的佳作。編者僅有介紹的責任，其他則讓讀者諸君慢慢去品賞，當知這些作品確是佳作；至於批評的工作，則留待批評工作者去做，因為那已不是編者工作範疇內的事了！

稿於一九七八年三月三日校完全部稿件後



于青

于青自少女時代便開始從事筆耕，她寫小說，也寫散文和新詩，都是用于青，海珊和慕菲作爲署名。雖然未曾出版過個人的專集，可是，在十五年前曾與另外四位文友出版過散文集：「祝福青春」（一九六二年，香港藝美版）

于青原名爲楊楚玉，刻下在永平某華文小學執教鞭，在當教師與家庭主婦之餘，仍孜孜不倦地從事筆耕，這種精神，是值得我們欽佩的！

坎珂一婦人

于青

午後，天氣悶熱。

華成嫂正在灶前忙碌着，嫣紅的火光，在她那蒼白而瘦削的長臉上跳躍着，豆大的汗珠，從佈滿皺紋的額上、鼻尖冒出，簌簌地滴落在她的襟前，紊亂的長頭髮，糾結着，時時有一兩絡覆在她的額前，遮住了她的視線。她迅速把它往上一掠，但一低頭，頭髮又自然而然地披散下來掠了好幾次後，她現任由它而不再打理了。她的雙眸深陷，瞳孔黯澀無光，眼皮浮腫，顯然是長期睡眠不足所造成的。枯瘦的身上穿着件破舊而寬敞的衫褲，使她看來更憔悴不堪。全身幾乎被汗水所浸漬着，尤其是胸前更濡濕了，此刻乳房漲得發痛，乳汁一陣陣湧出來。

她把大鍋擱在灶上，拿起勺子向鍋裡添水。忽然一陣頭暈，眼前一黑，她差點跌下來。幸好她及時按着灶邊，才把身體支穩住。閉着眼，把頭猛力地搖撼着，想把濃厚的睡意搖跑。她用手擦擦太陽穴，眼前的昏黑轉為朦朧。她勉強移開脚步，走到飯桌前，喘着息坐在木椅上，背靠着板門，閉目養神一會。

十一歲的彩蓮，蹲在水溝邊，正在削蕃薯，瘦小的手拿不起碩大的蕃薯，就索性把它擱在木板，用左手按住，右手力不從心地削着。鼻涕流到嘴邊，她也沒功夫去醒，只胡亂地用右臂去擦

掉，擦不乾淨，隨即用左手撩起裙腳去揩；結果臉孔，臂上、裙子上都沾滿黃黑色、粘澀的蕃薯汁。削好了，她用雙手捧起蕃薯，拋進桶內。

桶的另一邊，也蹲着一個頭髮蓬鬆，臉色黃瘦的孩子，比他大姐彩蓮小一歲。他正在削芋頭，芋頭汁同樣地粘滿他的全身，他天性好玩，加以媽媽這兩三天沒有閒暇督促他，所以他全身上下骯髒，這幾天都沒有好好地洗過澡，早上還在學校里，被老師斥責過，罰他站一節。

華成嫂休息了一會兒，心頭稍爲寬鬆些，又開始迷茫地工作，她像夢遊似的機械工作。

時時彎下身，從桶裡拿出芋頭，蕃薯切成小方塊，然後投入土灶上的熱水鍋裡。

八歲的清水正從屋後的小寮子里取出一根根樹膠柴到屋裡來。六歲的清才帶着三歲的妹妹彩香在灶邊玩。他們兩個同是營養不足的孩子。兩個月前，清才在路邊玩，不幸被腳車撞傷了右腳，現在走起路來還是一跑一跛地。彩香的皮膚白皙，臉蛋兒渾圓，一雙明亮的大眼睛，配上嬌小的嘴唇，活潑又可愛，也是全家最清秀的孩子。只可惜她的來臨，並不受到歡迎。她母親因當年丈夫有了外遇，置家庭於不顧。自己照顧四個孩子已經感到窘迫，因此聽信那位有個女婿當醫生的有財嫂的話，花了五十多元，服了三粒墮胎丸，結果孩子還是誕生下來却得到軟骨症，整個人只會在地上匍匐，徒有漂亮的臉孔，却無健全的體魄。華成嫂一見到她，就感到無比的內疚，因此總把最好吃的東西留給她。省衣儉食，千方百計買些藥物來給她服用，希望她能健壯些，把背脊挺直起來，恢復正常人的樣子。

既不能行走，只合在地上匍匐。何來「活」之有？

這時，她的小哥哥，正拿着一粒破爛的皮球，在地上和她滾着玩，兩人時時發出天真而又愉快的笑聲。黑泥混着塵埃使得他們的小手又黑又滑。

那正在削芋頭的清山，也常常被他們響亮的笑聲所吸引，轉過頭來看他們玩。偶而趁着媽媽不注意的當兒，偷偷地搶過妹妹的皮球，用力地把它滾到屋子的另一邊去。皮球滾得又快又遠，清才拐着腳去拾取，那一拐一拐的滑稽樣，引得彩香拍手大笑。

削完了芋頭、蕃薯。他們連泥帶沙地把薯皮倒進一個煮飼猪菜的大桶裡，勺了兩勺水，略略地把手沖洗一下，就把雙手在衣服上用力地擦乾。那十歲的男孩，飛也似的跑出屋外找他的遊伴玩去。

彩蓮却站在灶前，看媽媽切薯粉塊。然後幫她把投入煮着芋頭蕃薯塊的鍋裡。

華成嫂看看鍋裡的薯塊已經熟透了，就拿起鍋。然後把煮猪菜的大桶攔在灶上，吩咐清水再添些水，加些柴去煮。她拿起一個大鐵罐，勺了好些糖在鍋裡，然後用力地攪拌幾下再嘗嘗它的甜味，就把它倒進鐵桶去，框上架了。彩蓮也拿了一疊鐵碗，湯匙，放在担子的另一端的鐵桶裡，乖巧的清才，馬上從門後拿出一根扁担來套進兩端的鐵桶裡。

華成嫂坐在椅子上，微喘着氣，雙脚因久坐有些麻痺，背脊也酸痛得不能直立，不自覺地把雙眼合攏着，爭取片刻的休息。這時她真想立刻躺在木板上，舒展四肢，好好地休息，永遠不再爬起來。

她朦朦朧朧地坐了一會兒，想起自己的遭遇，一陣心酸湧上鼻尖，眼眶一紅，不禁深深地歎了一口氣。牆上古老的掛鐘敲了二下，她不得不吩咐道：

「彩蓮！媽媽去賣東西，你要到後園的池塘撈些浮萍來煮豬料。五點就要開始煮飯了，不可遲煮，等下給你爸爸打，是你自己的事啊！叫清水摘些苔里，莧菜來炒。櫥裡牧師娘送來的雞蛋，留給你爸爸吃，不可拿來吃知道嗎？」

孩子們點點頭，她就從茶壺倒出杯濃黑的咖啡來，一大口就喝完，什麼禁忌她都不管，用右手抹抹嘴，挑起担子，就出門叫賣去了。

她挑着担子，担子也像比往常還要重似的，緊緊壓在她瘦削的肩膀。鄉村的碎石路，因年久失修，又無溝渠，起伏不平，野草叢生。一會兒上坡，一會兒下嶺，使她實在感到吃力，氣喘如牛，毒熱的陽光，燒炙着她虛弱的身體，汗如雨下，眼角冒出點點金星，可是她却咬緊牙關，只顧向前走。

亞清嬸在大廳裡，有氣沒力地搖着搖籃，一邊手拿着扇子搧着，哄騙孫兒入睡。忽然瞥見華成嫂從大門外路上經過，馬上高聲呼喊起來：

「噢！華成嫂！聽說你坐月，怎麼就出來賣東西啦？」

「沒錯人，沒法！不要禁忌，阿嬸和我交關（易）一碗吧！」

「好！好！你停一下，我去拿碗。」亞清嬸連聲應諾，移着顛頂的脚步，走向廚房去，拿個

碗出來，看見華成嫂正走上石階來，忙勸阻着：

「華成嫂！你才坐月，不要爬高蹲低，讓我拿下去好了。」

「沒要緊！我上來好了，你六七十歲的人，要下石階，難啦！」

「哎喲！華成嫂，你爲什麼這樣要錢不要命，分娩了，還出來刮風曬日，以後，你就沒有老命啊！那時腰酸背痛，風濕了，你才知道慘啊！」

「阿嬌！沒法，不出來，家裡的米也快完了，一群孩子，吃不飽穿不暖，更加慘！拚了這條壞命，拖磨死算了。」眼眶一紅，淚珠在眼裡流轉着。

「哎！不是我多嘴，華成也實在太風流了，一個人娶兩個妻，又沒能力養，真是害死人！」
「就是一個月如果有做工，才拿二十多三十塊回來，要是沒做工，反而得養他呢，每天傍晚，只知道拿衣服回來給我洗，吃完晚餐，又滾到狐狸精那裡去，唉！好歹都嫁給他，孩子也生下八個了，命不好，還有甚麼話好講！」淚珠兒簌簌而下，亞清嬌忙勸慰道。

「多忍受幾年，等孩子們長大了，你就好了！」

這時，鄰居的阿牛姆，聽到她們在談話，也過來和她們搭訕。她一看到華成嫂毫無血色的臉，驚叫道：

「華成嫂！你怎麼可以這樣？才坐月三天，就出來拋頭露臉，至少也得多休息幾天啊！」
華成嫂苦澀地牽動着嘴，黯然神傷，長舌的阿牛姆又長刀直入地問：

「聽說你把孩子賣給馬來三巡了，多少錢呢？」

「其實也不是賣給他，只是自己養不起，而且她又是肖虎的，會尅到他那肖龍父親，所以把她送給人，結果那馬來人送來三十元給我買補品吃誰知却給她那死鬼父親拿去賭了……」

說到這，她不能忍住刻骨的辛酸，不禁嗚咽起來，挑起担子走了。

那兩位老婦人，看見她邊走邊聳肩嚙泣，不禁搖頭嘆息，亞清嬌惋惜道：

「像她當年美得像一朵花，又聰明又能幹，却偏偏愛上這樣一個只會生孩子不會養孩子的男人！」

阿牛姆感嘆道：

「男人怕入錯行，女人怕嫁錯郎！」

「要是她像阿狗嫂那樣，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那沒出息的男人攆走。自己工作，自己養活兒女更加好，不然一年生一個，生了一大串，多累贅。」

「就是啊！阿狗嫂也終於熬出頭了。她年底要娶媳婦，三個女兒也會幫她割膠，聽說膠園總有三四十依格呢！」

這兩位婦人，又由華成嫂的事，說開去，兩人有一句沒一句地聊着。

華成嫂往前走，熟悉地步入一間膠工的宿舍，裡面像個大雜院，住有十多戶人家，都是某園坵的工人。男人割完了膠，吃飽了午飯，就蹲踞在飯桌上圍着搓麻將，玩撲克。孩子們也群起效

尤在角落以膠帶做賭本玩大人丟掉的撲克牌。女人們更不甘落後，盤坐在房門口玩四色牌。全宿舍的人們，都沉迷於熾烈於賭風中。

華成嫂的到來，正是給他們充飢的時刻。大家都爭先恐後地向她買蕃薯芋頭湯吃。不到片刻，鐵鍋已見到底了。一天的生活費用有了着落，使得她如釋重負，坐在屋簷下的矮檯子上，閉目養神一會，誰知竟不知不覺地瞌睡起來。

忽然一陣驚叫聲，圍在屋裡聚賭的人兒，都一開而散，大家競相走避。有些機警的，趕快跑到房裡，假裝午睡；有些衝進廁所、沖涼房去；有些越過籬笆而逃。鬧哄哄的屋子，如臨大敵般地肅靜起來。

她才睜開眼，驟然地看見兩個陌生人站在她面前，不由分說，她連人帶担和其他三四位來不及逃避的賭徒，被帶上警車去。

萬家燈火，她才空着手，垂頭喪氣地從警局被釋放出來。一回到家，她整個人，像崩潰的堤似的，摔在木床上，悲傷地哭泣着。一天的辛勞，落得血本無歸的下場，孩子們喚她去吃晚餐，她也不加以理睬。

她六神無主，只盼望着自己一向憎恨的丈夫能回來，好替她打主意，設法弄回那副命根似的担子。

她眼睜睜側耳傾聽門外的煞車聲。這時的她，好像一個初墮人情場的少女，那般焦急而又不

安地等待情郎。好幾次，有汽車從門外經過的引擎聲，她都敏感地從床上翻身爬坐起來。一次又一次，她期待的心情開始鬆懈，眼皮也漸漸合攏起來，迷迷糊糊之中，她跌入了夢鄉。

第二天，當她一覺醒來，已經滿室通亮了。牆壁上的掛鐘，清晰地敲了七下，她這一驚非同小可，連忙跳下床，胡亂地洗個臉，就出門去了。

她預料華成這時會在德士車站候客，因此她就急急忙忙地向車站走去，她一路走，一路小心地辨別那四五輛德士，可是沒有華成的那輛在內。她又失望了，眼淚差點脫眶而出，整個人幾乎要癱瘓下來，她呆呆地苦待着。忽然她身後傳來一陣煞車聲，她趕忙反過身子去看，雖然不是華成却是華成的好朋友阿平——當年他們結婚的男儂相——她如遇到親人般的高興，馬上揚聲招呼：

「平叔！你有看見華成嗎？」

「哦！是的。華成嫂，華成哥昨天已經給紅毛圍的紅毛經理包車去檳城了。大約四五天後才會回來。」

華成嫂忍無可忍，淚水如斷了綫的珠鍊般滾落下來。

阿平被她這一舉動，嚇了一跳，詫異地問道：

「阿嫂！有什麼事嗎？」

當阿平從她口中知道她的遭遇後，不禁生起同情之心，安慰她道：

「阿嫂！我和華成親如兄弟，他不在，有什麼事我會替你想辦法！阿嫂！我看還是讓我先送你回去吧！」

她受了打擊，加以兩餐又沒吃，實在也沒有氣力走回家，就應邀坐上了阿平的德士。車才一開動，她就聽到了閒言冷語：

「阿平！朋友妻，不可欺。人家的丈夫不在，你就帶她食風，當心華成打斷你的腿！」
「去你的！」阿平沒好氣地斥罵着。

以前，她一定會暴跳如雷，把那人痛罵一頓，如今她的火氣，已經給現實所燒滅了。

不一會，車就停在她的門口，阿平從褲袋裡，掏出兩張紅鈔票，塞在她手上，看她開了車門，邊解釋道：

「這錢是我欠華成的，先拿去用！」

阿平懂得她倔强的脾氣，不讓她有猶豫的機會，就把車子駕走。

果然阿平說到便做到，下午就替她把担子弄回來了。

過了四天，當她正在淘米煮午飯的時候，突然，聽見在門口的煞車聲，人還沒有站起來就聽見華成兇極惡煞向她暴吼：

「臭娘！不要臉。令父才幾天不在家，你就竟敢去勾三搭四，坐車食風。哼！你要不要臉令父可要啊！看！令父今天不揍你，令父就不姓陳！」

話還沒有說完，華成就已經衝到她面前來，粗黑的臉，青筋暴起，憤怒的眼光死瞪着她，咬牙切齒，彷彿要把她吞下去似的。

她嚇得魂飛魄散，身體直多索，不懂得分辯。

他一把抓起她的衣襟，鈕扣全被拉開了，她忙用雙手抱着前襟。拍拍，他狠力地刮了她兩下耳光。她被打得無名之火直往上升，不顧一切，用力地在毛茸茸的手臂一咬。他冷不提防，痛徹心脾，手一放鬆，她整个人跌進水溝裡去。嚇得兒女們，齊聲大哭，鄰居們也圍上來觀看。

他順勢向她踢了兩腳，順手拿起柴，沒命地往她身上亂打，她嚎哭着，孩子們也哭成一團。幸好亞豬嫂把身子護着她，而阿祥伯也用力把華成手上的木柴奪去，華成嫂才免去再受無理的毒打。

華成餘怒未息，憤憤地罵道：

「你這臭女人，丟盡我們陳家的臉。哼！再壞！再壞看，我立刻把你趕出去，不准你再踏入我家的大門。」

「哼！出就出，這間屋子還是我租來的。你有什麼了不起！狗種！」

「嘩！你竟敢污辱到我的祖宗來，看我不把你打死才怪！」

「嘿！死就死，看你這狗種有沒有能力養這些孩子啦！天壽！短命！不得好死！」

華成嫂口不擇言地謾罵道：